

作家与现代出版研究



邵洵美

出版界的堂吉诃德

王京芳〇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东教育出版社

邵洵美



王京芳◎著

出版界的堂吉诃德

S h a o x u n m e i c h u b a n j i e d e t a n g j i h e d e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洵美：出版界的堂吉诃德／王京芳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8

（作家与现代出版研究）

ISBN 978-7-5406-8277-4

I. ①邵… II. ①王… III. ①邵洵美（1906～1968）—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2785号

策划统筹：邱 方

责任编辑：林 柯

责任技编：杨启承

整体设计：黎国泰

广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 政 编 码：510075

网 址：<http://www.gjz.cn>

广 东 新 华 发 行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经 销

广 州 市 穗 彩 彩 印 厂 印 刷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十三社西乡工业区B栋）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8.75印张 375 000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8277-4

定 价：38.8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21848

序 言

十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相关的研究并不多，除了少数几篇论文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重要价值。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方面，论文、论著增长速度惊人，涉及的材料和提供的新问题也极为丰富。通过这些研究者的努力，一些原来文学史研究中遭忽略的人物、事件、现象和问题，被凸现出来。像积极介入现代文学期刊筹办活动和活跃于文学出版界的李小峰、邵洵美、陶亢德、赵景深、周黎庵等人物，在文学史上的活动开始受到关注。随着这些人以及与这些人相关的文学活动、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细节的披露，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既定理解，开始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图景。人们除了以思想、趣味、社团、流派等参照标准来划分作家作品之外，也尝试以期刊类型和出版机构的选择标准来分类作家作品，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作家作品类型和泰东书局作家群体创作等分类。这样的文学史理解，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文学史发展进程中，出版、传媒等现代因素对作家作品的塑造作用是有帮助的。与此相关的，是原来在文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也受到重视。如稿费制度和职业写作等影响现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建构问题，随着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的深入，也被提出来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化，过去的研究都集中在文学观念上展开，而随着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的深入，人们也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分化除了思想意识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现代文化形式、现代文化需要和现代文化市场的出现对传统的冲击。上述研究的发展，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对研究材料的处理上，都有了某种改变，这种改变，有的人喜欢笼统地以文化研究来概括，其实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至少，这种概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这十多年来依靠自身的学术努力给这一学科带来的新气象。



受新世纪以来新的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陈树萍对于北新书局的研究、李湘银对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王鹏飞对于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期刊的研究以及王京芳围绕邵洵美而展开的对于时代图书公司的研究，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研究方面丰富着人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研究对象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对研究对象当年所处的历史状况极为关注。或许正是这种共同的关注，影响到他们的研究首先不是立意在理论方法上要有什么大作为，而是很老实地希望通过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来唤起人们对文学历史的某种想象。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我所了解的，他们对一些活着的相关当事人进行过多次采访，有时当事人过世了，他们就走访其后代，从中搜集到大量宝贵的材料。还有，他们充分利用上海图书馆、档案馆在保存现代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原始材料方面的有利条件，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方式原本应该是文学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但近些年来，却显得极为不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然后研究成书。陈树萍等四人的论著都是作者花费了数年之力，在大量阅读、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材料之丰富翔实是可以想见的。

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在他们之前，对北新书局、时代图书公司、“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和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研究，几乎是空白。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建构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史想象，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挑战。眼下这些学术成果得以出版，表明出版机构是接受和认同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我相信，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学术界也一定会对他们的研究给予积极的关注。

杨 扬

目录

Contents

序言〉〉〉 1

上编 邵洵美出版活动研究〉〉〉 1

导言〉〉〉 2

第一章 狮吼社——初涉出版〉〉〉 8

第一节 系缘“狮吼” 初涉编辑〉〉〉 8

第二节 从出版的角度解读邵洵美的早期诗歌〉〉〉 18

第三节 邵洵美对莎茀的译介〉〉〉 42

第二章 金屋书店——文学出版〉〉〉 52

第一节 金屋书店的创设和所出书刊〉〉〉 52

第二节 《狮吼》半月刊复活号〉〉〉 61

第三节 东方的《黄面志》、《萨伏依》〉〉〉 72

第四节 《金屋月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79

第三章 时代图书公司——文化期刊出版〉〉〉 95



第一节 从印刷到出版：中国美术刊行社——时代图书公司	》》 95
第二节 邵洵美与《时代》的初期变革	》》 103
第三节 邵洵美的“画报观”及其在《时代》上的文化批评	》》 111
第四节 《声色画报》——邵洵美之中西文化交流观	》》 127
第四章 时代图书公司——政论期刊出版	》》 144
第一节 《人言周刊》——民主政治启蒙实践	》》 144
第二节 邵洵美·幽默·战前《论语》——批评的艺术	》》 161
第三节 《自由谭》——文人与战争	》》 177
结语	》》 199
下编 邵洵美出版活动史料	》》 203
一、邵洵美出版言论选编	》》 204
1. 色彩与旗帜——《金屋月刊》发刊词	》》 204
2. 《人言》发刊词	》》 207
3. 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	》》 208
4. 文化的护法	》》 210
5. 文化的班底（七月二十一日在蚁社演讲稿）	》》 213
6. 一年在上海	》》 215
7. 出版事业在中国	》》 243
8. 政治文章与老百姓	》》 246
二、邵洵美年表	》》 250
三、《论语》、《十日谈》、《时代》、《人言周刊》、《声色画报》邵洵美文章篇目索引	》》 269
参考文献	》》 288
后记	》》 296

上編

邵洵美出版活动研究





导 言

邵洵美（1906—1968），笔名浩文、郭明、朋史、唐尧、荆蕴等，祖籍浙江余姚，生长于上海。现代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

作为诗人，邵洵美为中国新诗贡献了不少诗作和诗论，其诗歌由于唯美颓废色彩而具有争议性；作为作家，邵洵美在小说、散文上皆有创制；作为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翻译了拜伦、雪莱、盖斯凯尔夫人、泰戈尔等人的作品。当然，邵洵美最重要的身份是出版家，他对中国现代出版贡献良多。他是中国个人出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的第一人。他开办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影响的期刊，培养了很多作家、编辑、漫画家。他自己也编辑出版过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如《论语》、《时代画报》、《声色画报》、《人言周刊》、《自由谭》等。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位现代出版界、文艺界的重要人物，研究无多。这也许因为邵洵美的唯美一颓废派新诗过于耀目；也许因为鲁迅对邵洵美的批判，使邵洵美长期难以得到正视；抑或因为邵洵美1958年以“帝特嫌疑”的罪名蒙冤入狱。总之，各种原因使邵洵美研究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

在文献方面，集中的专题介绍有1982年5月号的《文教资料简报》、1985年2月号的《湖州师专学报》。《文教资料简报》和《湖州师专学报》的所在地南京和湖州，正是当时邵洵美的两个女儿邵绡红和邵阳所在的城市，这两份刊物所收的文章主要是邵洵美家人和朋友的追忆文章。此外，港台两地的刊物《香港文学》（香港）、《传记文学》（台湾）在1988年和1989年，也发表了一些研究和回忆邵洵美的文章，如学者陈子善对邵洵美参加笔会活动的考证文章，张伟对狮吼社的述评文章，曾虚白回忆父亲曾孟朴与邵洵美交往的文章，等等。

如今，以邵洵美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日渐增多，包括对邵洵美新诗的研究，对邵洵美出版活动的研究，但较少从邵洵美所办刊物本身出发，论述其出版活动。

关于邵洵美的出版活动，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做了大量发掘、整理其父亲出版活动史料的工作，并发表多篇文章，介绍父亲的出版活动。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也做了一些邵洵美出版活动的梳理工作。

在著作方面，邵洵美的朋友和家人先后写了三本邵洵美传记，分别是：

林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盛佩玉著，邵阳、吴立岚编注：《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007年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再订本，书名为《一个女人的笔记：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三位作者从各自的视角，对邵洵美的一生做了描述。《海上才子——邵洵美传》是第一本邵洵美传记，作者林淇是邵洵美的好友林达祖的侄儿，林达祖也是《论语》的编辑。林淇是第一个为邵洵美立传的人，尽管书中错讹之处不少，但是这是邵洵美的第一本传记，这本书使大家开始关注和认识邵洵美，提供了许多线索，有首创之功；第二本传记《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由邵洵美夫人盛佩玉撰写，盛佩玉从自己的家世和生活经历出发，记述亲历亲闻的邵洵美行状；第三本传记《我的爸爸邵洵美》由邵洵美女儿邵绡红所著，这本书既是邵绡红为父亲作的传记，也是邵绡红的自传。这三本书是对邵洵美生活和出版事业的记载，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对照，是研究邵洵美的材料。

另外，上海图书馆张伟编撰的《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是研究邵洵美早期文学活动的资料。王璞的纪实小说《项美丽在上海》，也是参考资料之一。不过，如果读者想从项美丽的角度去认识邵洵美，不妨直接读项美丽的原著，包括*China to Me*（《中国与我》）、*Steps of the Sun*（《孙先生的脚步》）、*Mr Pan*（《潘先生》）、*Time and Space*（《时与地》）等。陈子善编的《洵美文存》，选编了邵洵美的文学批评和文艺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已出版了“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一辑（五卷本）”，包括：诗歌卷《花一般的罪恶》、随笔卷《不能



说谎的职业》、艺文闲话《一个人的谈话》、小说卷《贵族区》和回忆录《儒林新史》。邵洵美作品系列第二辑也正在编选中。

如今，邵洵美在报章杂志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凡是关于民国时期上海文化的书，几乎都会提到他。但这些篇章，多半描述邵洵美的生活经历，或者渲染邵洵美在旧上海的传奇身世、家史，较少依据他的出版物来论述邵洵美的出版贡献。笔者在查阅大量原始报刊文献的基础上，勾勒出邵洵美出版活动的基本面貌，分析其出版动机、出版转向、所办刊物的特点。

概括而言，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狮吼社和金屋书店为中心的文学书刊出版；第二阶段是以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中心的文化期刊出版。在第一阶段，邵洵美的主要身份是作家和诗人，到了第二阶段，邵洵美的主要身份是出版家。在第二阶段的出版活动中，邵洵美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出版观念，并努力践行。

邵洵美认为，要发展文学艺术，首先要做文化普及工作。他说：“我总觉得文学艺术，须先得到普遍的认识，再从而作高深的研究；否则文学家，艺术家，不论你怎样地大众化，他始终是另一世界中的动物。”^①而要普及文化，必须要培养大量的观众和读者，即“文化的班底”。邵洵美投身大众文化期刊的出版，是为了“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邵洵美在《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时代》6卷第12期，1934年10月10日）一文中，描述了他循序渐进的、通过出版普及文化的过程：

要养成人读书的习惯，从画报着手应当算是最好的方法。用图画去满足人的眼睛；再用趣味去松弛人的神经；最后才能用思想去灌溉人的心灵。第一步工作是时代画报的；第二步工作是论语半月刊的；最后一步工作才用得到我那位朋友所希望的所谓正经的刊物。这条路径最正当的，也是最奏效验的。今年出版界热闹得变成杂志年，谁说上面几种刊物没有相当的功绩？

^① 邵洵美：《文化的护法》，载《时代》8卷第11期，1935年11月20日。

另外，邵洵美在《文化的班底（七月二十一日在蚁社^①演讲稿）》（《人言周刊》2卷第20期，1935年7月27日）和《文化的护法》（《时代》8卷第11期，1935年11月20日）两篇文章中，说明“文化的班底”和“文化的护法”之于文化普及的作用，以及如何培养“文化的班底”和“文化的护法”。这两篇文章都写于1935年，正值“杂志年”，也是邵洵美时代图书公司的鼎盛时期（见右图：时代图书公司广告）。当时，邵洵美在文化界、出版界已颇有名望^②，他自己的出版事业，对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已有明确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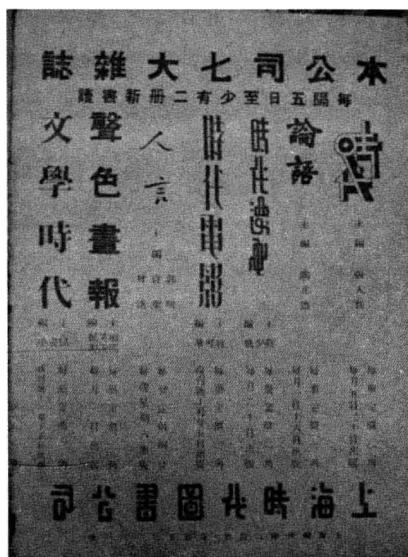
在《文化的班底（七月二十一日在蚁社演讲稿）》一文中，邵洵美勉励蚁社成员由内部的小团体活动，外化而为“文化的班底”，去为一切文化工作撑场面，做一种基本的捧场者。“譬如说，开艺术展览会，那么，这般‘班底’便去看画。要是戏剧表演，那么，他们便去看戏。要是讲演，那么，他们便去拍手。外国人叫作Patron，和尚庙里称作‘护法’。”因为一切文化运动，一定少不了“班底”。

邵洵美说，自己是从出版方面培养“文化的班底”。时代图书公司开办五年，在培养读者方面，卓有成效：

第一便是要设法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从通俗刊物着手，办画报，办幽默刊物，办一

^① 蚁社是一个民间文化团体，前身是青年之友社。1930年12月，以参加青年之友社的两百多人为基础成立了蚁社，宗旨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从事文化运动”。目的是以文化运动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社员代表有沙千里、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许德良等。蚁社设总务、社友、文化三个部。文化部设有：蚂蚁图书馆、蚂蚁补习学校、蚂蚁剧团、蚂蚁歌咏团、《蚂蚁月刊》。蚁社还成立摄影组、读书会、时事研究会等组织。蚁社是一个民间文化团体，自行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读书、学习、演剧、歌咏、办刊等。当时热心于文化事业，且在出版界、文化界有相当影响的邵洵美，受到蚁社邀约，往赴演讲。

^② 1934年，梁得所办的《小说》半月刊每期邀请文艺界名人为刊物扉页题字。邵洵美和鲁迅同属被邀之列，可见邵洵美在文艺界很有影响。



《声色画报》刊登的广告



般问题的杂志；五年来总算合计起来已有近十万的读者。这近十万的读者，无疑地是一个极大的“文化的班底”了。我希望他们把看杂志当作娱乐以外，再能进一步去探求更深的修养，那么我初步的计划便成功了。^①

《文化的护法》一文说明“文化的护法”的作用，以及如何培养“护法群”。“文化的护法”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比较高端的“文化班底”。如果说“文化的班底”，解决的是“基本捧场者”的问题，那么，文化的“护法”主要解决的是“资助人”的问题。“文化的护法”凭借其资源和条件（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为文化事业提供经济和舆论支持。

“文化的护法”之于文艺的作用，“是使一个无名的艺术家有与世人见面的机会”。而“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天才，都因为缺少几位捧场者，而埋没终生！因有人捧场而自己的艺术得以发挥；因受到了鼓励而格外求自己的艺术进步”。

文章提出，培养“文化的护法”，有两种方式：一是文化会社，如笔会、文艺茶话会、文学研究会等；二是交际社会，即在交际社会中形成讨论文艺的风气。小规模的交际社会即文艺客厅（或文艺沙龙），文人艺士晤谈于某个志趣高尚、常识丰富、口齿伶俐的文艺人士家中，探讨文艺问题，发现文艺人才。

前者是由文艺爱好者组成的社团，后者是形成谈论文艺风气的交际社会，其中之一种形式就是文艺客厅。邵洵美的家和出版社就是一个“文艺客厅”，与邵洵美同时代的画家黄苗子当时如此描述邵洵美：“沙龙派诗人。时代印刷厂和第一出版社的老板。好客，健谈，一见如故，在他的沙龙里，便常是宾朋满座。因为生活比较富裕。所以像‘老板作家’和‘汽车文人’之类的称呼，也在所难免。”^②类似的“文艺客厅”，还有邵洵美好友曾孟朴马斯南路家中的客厅以及真美善书店，那是一群法国文艺爱好者的聚会场所。此外，还有北平林徽因家中的“文艺客厅”。

有大量的“文化的班底”关注文学艺术，在交际社会中形成以文艺为谈资的风气；再加上“文化的护法”有实力的提倡，文化便一天天进步。

邵洵美提出培养“文化的班底”和“文化的护法”的观念，

^① 邵洵美：《文化的班底（七月二十一日在蚁社演讲稿）》，载《人言周刊》2卷第20期，1935年7月27日。

^② 黄苗子：《作家漫写》，载《小说》半月刊第6期，1934年8月15日。

源自他个人的切身感受。他在《文化的班底（七月二十一日在蚁社演讲稿）》中说：“我是一个对一切艺术都感到兴趣的人，又是最喜欢赶热闹。七年前（按：1928年开办金屋书店）无日不怂恿着会著作的朋友写文章，会画画的朋友开展览会，结果是什么都失败了。从那时起，就想到了要去组织这个‘文化的班底’。”

在培养“文化的班底”这个大工程上，邵洵美从出版文化期刊方面进行，五年来，通过各种杂志，培养了近十万名的读者，形成一个极大的“文化的班底”。

《文化的班底（七月二十一日在蚁社演讲稿）》和《文化的护法》两篇文章表明：

一、文学艺术，须先得到普遍的认识，再作高深的研究；

二、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培养大量的“文化班底”和“文化护法”；

三、培养“文化班底”和“文化护法”，可以从“文化会社”或“交际社会”入手，渐次扩大“文化班底”和“文化护法”的规模，形成庞大的“文化班底”或“文化护法”群。

邵洵美通过出版文化期刊，培养了近十万读者，形成庞大的“文化班底”。不仅如此，邵洵美还充当“文化护法”。他资助文人出书，提携新作家，参加各种“文化会社”（如笔会）活动，参加中西“交际社会”（如万国艺术剧院）活动。

本书将论述邵洵美的出版活动过程和变化，揭示其怎样从文学书刊出版转向文化期刊出版。全书分四章，第一、第二章论述邵洵美早期的文学出版事业，从狮吼社开始编辑文学期刊，办金屋书店，出版文学图书和期刊；第三、第四章论述邵洵美从文学出版转向文化出版的原因和表现。邵洵美开办时代图书公司后，出版不同类型的文化期刊。不同的刊物表达了邵洵美文化理想的各个侧面，譬如，《时代》画报旨在改造大众的文化生活，《声色画报》旨在纠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偏见和误解，《人言周刊》则是对大众的民主政治启蒙，《自由谭》发出抗战的呼声。

纵观邵洵美的一生，他的角色在不断变化。从最早的新诗人，转变为文学期刊的编辑、文艺书店的老板；再从一个文学书刊的出版人转变为一个文化期刊的出版人。邵洵美的角色虽然不断地转变，但是他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或者说他的“堂吉诃德精神”却始终不变。他以自己的出版和文化活动，培养了大量的“文化班底”和“文化护法”。邵洵美和他的时代图书公司，为“杂志年”的繁荣、民国文化的异彩纷呈，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章

狮吼社——初涉出版

狮吼社是邵洵美早期文学活动的平台，也是邵洵美出版道路的起点。在狮吼社期间，邵洵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办了平生第一份文学期刊——《狮吼》月刊，留学回国后首次发表的作品，也刊登于狮吼社丛书《屠苏》。

邵洵美在狮吼社期间，编辑了几种文学期刊，出版了几本诗集，开展了一些文学活动，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第一节 系缘“狮吼” 初涉编辑

与狮吼社的交往是邵洵美早期文学活动的一个主要线索。关于狮吼社，狮吼社主将滕固在《屠苏·弁言》中谈到，狮吼社成立于东京，主要成员为滕固、方光焘、章克标、张水淇。1924年，狮吼社在上海创办《狮吼》半月刊；1926年，在上海出版了两期《新纪元》；1926年8月，在上海出版狮吼社纪念特刊《屠苏》。^①

按照狮吼社另一成员章克标的说法，狮吼社“其实是什么章程也没有，是无组织的集合，一份小小的杂志，有钱就出，没钱就停，可算是个小山头，自立为王，一共有多少人也记不清楚了”^②。

邵洵美与狮吼社结缘，始于1926年5月。邵洵美留学回国，途经新加坡，在当地书店看到狮吼社的刊物《新纪元》。上面刊

^① 滕固：《弁言》，载《屠苏》（狮吼社同人丛著第一辑），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8月。本文作于1926年8月28日，初载于《屠苏》，后收入张伟编：《花一般的罪恶——狮吼社作品、评论资料选》，33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章克标：《滕固与狮吼社》，载《章克标文集》（下），37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载了《希腊文学中之浪漫主义之曙光》（张水淇）、《英国文学中之浪漫诗派》（吴经熊）等文章。这些论述外国文艺的文章，很合邵洵美的胃口。留学时期，他正醉心于古希腊文学和英法文学。邵洵美开始关注狮吼社。回国后不久，在一次刘海粟做东的宴席上，邵洵美见到狮吼社主将滕固，两人谈论英国文学，很投机。^①

1926年，滕固主编的《新纪元》半月刊出版了两期即停刊。同年8月，狮吼社出版《屠苏》（狮吼社同人丛著第一辑，滕固、张水淇主编），刊登了邵洵美的四篇诗歌著译：《To Swinburne怀史文朋》、《恐怖》、《莎茀》、《匹偶》。这是邵洵美第一次在狮吼社刊物上发表作品，也是邵洵美回国后首次发表作品。

之后，邵洵美以狮吼社为平台，编辑文学刊物，逐渐成为狮吼社新的核心人物。由邵洵美办的狮吼社刊物有两种：《狮吼》月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狮吼社系列刊物可按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狮吼社系列刊物

刊名	出版时间	册数	主编	编辑者、发行者	备注
《狮吼》半月刊	1924年7月15日—1924年12月15日	12	滕固、张水淇、方光焘先后主编	狮吼社	第9、10期合刊，第11、12期合刊
《屠苏》(拟出)	拟于1925年初				未出
《新纪元》半月刊	1926年1月1日—1926年1月16日	2	滕固	狮吼社、光华书局	
《屠苏》(狮吼社同人丛著第一辑)	1926年8月	单行本	滕固、张水淇	光华书局	载邵洵美四首诗歌著译
《狮吼》月刊第1期	1927年5月1日	2	邵洵美	狮吼社	总经售处：光华书局

^① 参阅邵洵美：《儒林新史》，载《辛报》1937年6月19日至1937年8月3日，转引自《新文学史料》，2006（1）。

(续表)

刊名	出版时间	册数	主编	编辑者、发行者	备注
《狮吼》月刊第2期	1928年3月	2	邵洵美	金屋书店	
《狮吼》半月刊复活号	1928年7—12月	12	邵洵美	狮吼社、金屋书店	
《金屋月刊》	1929年1月—1930年9月	12	邵洵美、章克标	金屋书店	第9、10期合刊

*1926年8月（含8月）以上是邵洵美在国外、尚未加入狮吼社时，狮吼社的出版情况；以下是邵洵美回国后加入狮吼社时，狮吼社的出版情况。《金屋月刊》由邵洵美独立主编，是《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的后续刊物，故也列入。

在《狮吼》半月刊复活号最后一期（第12期）的扉页，邵洵美选了四幅历次《狮吼》的封面印出，题为《三年的狮吼》^①，



《狮吼》半月刊复活号扉页

分别为《狮吼》半月刊（第一次）、《狮吼》月刊（第三次）、《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四次）、《新纪元》半月刊（第二次）。《狮吼》半月刊和《新纪元》半月刊为滕固主编，《狮吼》月刊和《狮吼》半月刊复活号为邵洵美主编。

邵洵美办的第一本刊物是《狮吼》月刊，共出两期。第1期《狮吼》月刊创办于1927年5月，编后记《再生的话及其他》记载了邵洵美办刊的原委和刊物情况：

我莫名其妙地回国了，莫名其妙地认识了若渠（引按：滕固）水淇，又莫名其妙地碰见了克标光焘；大家聚在一起，把已轶出人们记忆的《狮吼》改为月刊继续出版。

在这里不得不重提一些旧事，《狮吼》在前年出版了十二期便停刊了，去年春天又办了个“新纪元”，也只出了二期就停止的。此中原因，果然很复杂，但总括起来，不外

^① 题为《三年的狮吼》，指1924年、1926年、1928年三年。